

是一是二

— 雍乾兩朝成對的磁胎琺瑯彩

「是一是二」是清高宗自畫像御題詩文起首的一句。

自畫像中出現兩位乾隆，一在畫中，一在畫中畫，幾乎相同，又有些不同，恰如雍正、乾隆兩朝所燒製的成對畫琺瑯彩瓷，任誰看了都是一對，但同中有異，正是「是一是二」，故以之為題。

前言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於宮廷紫禁城內特設「琺瑯作」活計作坊，製作金、銀、銅、磁、宜興、玻璃等各種胎地的畫琺瑯器，這是中國工藝美術發展史上，一項新潮藝術形式的建立，也是清代宮廷藝術的重要成就之一。其中，最特別也是最重要的一批，就是磁胎，而且是成雙成對的畫琺瑯器。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宮廷琺瑯彩瓷製品精美絕倫，尤其雍



清 乾隆 是一是二圖 北京故宮藏

廖寶秀

正、乾隆朝成對、紋飾不成雙的磁胎畫琺瑯，數量極少，僅四百餘件；而且件件花樣紋飾絕不完美相同，同一器名，頂多不過數對。更重要的是，這批琺瑯彩瓷的製作除器胎外，繪彩、燒成均在內廷「琺瑯作」作坊完成；自清代以來以至民國政府點查為止，一直秘藏深宮禁苑，外人不得而識。

這批磁胎畫琺瑯器，據清宮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註一）資料記載，於乾隆三年開始，陸續經過乾隆皇帝品評選定、訂立品名、作匣刻字後集中保管，起初收藏於「乾清宮琺瑯器皿」庫內，後來則全數被珍藏於乾清宮迤東「端凝殿」左右屋北小庫，平常除乾清宮養心殿外，其他宮殿罕見擺設。這批畫琺瑯包括金、銀、銅、磁、玻璃、宜興胎及乾隆洋彩器，共約千件左右的清宮重要時作器，自乾隆朝始，即與其他宋、元、明、清官窯器分別保管，並且入帳列冊，登錄



於乾清宮所藏《琺瑯各種胎陳設檔案》（以下簡稱《琺瑯陳設檔》，註二）專冊內。至民國十四年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為止，除宜興胎畫琺瑯包袱式壺一把及幾件磁胎畫琺瑯會於咸豐四年「上要去賞皇后用」、或「賞賜蒙

古王公、達賴喇嘛」（取走品名之上，均貼黃籤交代去向）之外，再也沒被動用過。從皇帝本身的重視，以及內廷有系統的經營保管，我們可了解其獨特性與重要性。目前，這批珍貴琺瑯彩器幾乎全數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是一是二：
雍乾成對磁胎畫琺瑯

清宮畫琺瑯器最初由於康熙皇帝對此品類情有獨鍾，不僅於



圖一 康熙 磁胎畫琺瑯紅地花卉小碗（茶鍾） 一對 北京故宮藏
康熙磁胎畫琺瑯成對紋飾一個模樣

康熙三十二年於宮廷設立〈琺瑯作〉專門燒造琺瑯器，還聘請法國耶穌會教士陳忠信（Jean Baptiste Tavernier），也是一位對燒製琺瑯有經驗的技士至宮廷開發教導。琺瑯彩瓷經多次試驗，於康熙晚期始燒製成功。此後，康熙磁胎、宜興胎畫琺瑯器，成為清宮官窯瓷器，器胎先於景德鎮御窯廠及宜興等地燒製，再檢



圖二 康熙 宜興胎畫琺瑯五彩四季花蓋碗一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列三六〇75之1、之2／故瓷17569、17568）
康熙宜興胎畫琺瑯成對紋飾一個模樣，盛裝成對蓋碗的楠木匣即乾隆三年九月所製。

選解運入京，於紫禁城〈琺瑯作〉作坊內繪製琺瑯二次燒成的首例。一器兩地製作，此亦為陶瓷史上空前創舉。到了雍正朝，清世宗則將畫琺瑯加以發揚光大，不僅研發出外國所無的多種琺瑯釉色，還改良了康熙時期胎質缺點（康熙畫琺瑯大多於裏白釉、外無釉澀的澀胎上繪彩，器面多滿彩，以掩澀胎缺點），使用瑩

潤如玉的薄胎白瓷，把畫琺瑯工藝推向集詩、書、畫、印四絕的綜合藝術行列。最後，乾隆皇帝集其大成，精心製作的錦上添花畫琺瑯，及巧奪天工的磁胎洋彩轉心瓶或玲瓏鏤空器皿，便是乾隆朝的傲世之作。

康熙朝琺瑯器無論磁胎、玻璃胎或銅胎畫琺瑯，其繪畫佈局多為花卉圖案式、規律化的對稱排列，(圖一、二、三)少有雍正、乾隆時期磁胎畫琺瑯上山水、人物、花鳥繪畫風格。此一特色在碗器上的表現，尤其明顯。由存世文物觀之，康熙朝的宜興胎或磁胎畫琺瑯，如各色胎地的黃、紅、藍、白地四季花卉碗，成對者為數不少。以畫琺瑯五彩西番花或牡丹花紅地茶碗為例，其紋飾、釉彩大多兩兩相同，(圖二)且多呈規矩圖案化，即使宜興胎畫琺瑯茶壺、蓋碗(圖二)或磁胎琢器的瓶罐類，亦復如此(圖三)，絕少發現一對器物，呈現二種不同畫樣的現象。

雍正朝磁胎畫琺瑯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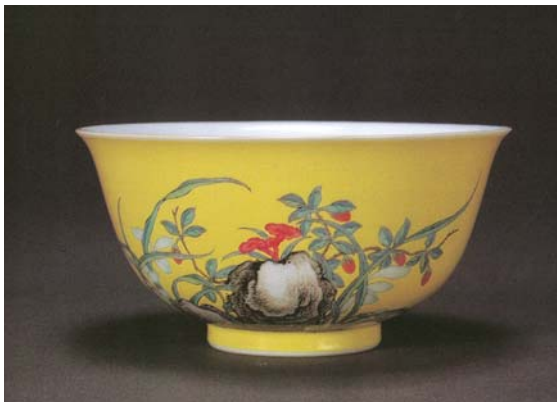
圖三 康熙 磁胎畫琺瑯紫地五彩牡丹瓶 一對 (呂六一七29之1、之2/17119、1711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康熙磁胎畫琺瑯成對紋飾一個模樣，兩兩相同。



圖四 雍正十二年 磁胎畫琺瑯五色牡丹白地大碗一對（列二四七之1、之2/故瓷14013、1401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活計檔》記載此對大碗為雍正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成做。成對畫樣相似而不同。

可謂已臻極致，尤其雍正六年（一七二八）七月在怡親王允祥的領導下，除康熙時期原有的九種西洋顏料外，又自製研發成功九種西洋所無的顏料。之後，雍正七年八月始見較多磁胎琺瑯器皿的燒造，《活計檔》中記載當年燒造的畫琺瑯碗、盤、碟、茶器等，如有標示詳細品名者，現皆可由故宮所藏「列」字編號（為原藏乾清宮端凝殿文物的原始典藏編號）的雍正磁胎畫琺瑯器比對得出。例如《琺瑯陳設檔》及故宮博物院原始典藏帳冊、清室善後委員會所編《點查故宮物品報告》以下簡稱「點查報告」^{〔註三〕}上所列的磁胎畫琺瑯五色牡丹白地大碗一對（圖四）、磁胎畫琺瑯九蓮獻瑞白地宮碗一對（列二四一）、磁胎畫琺瑯杏林春燕大碗一對（列二五九）、磁胎畫琺瑯白地墨梅花六寸盤一對（列四八二）、磁胎畫琺瑯玉堂富貴白地四寸碟一對（列四九二，《活計檔》名「玉蘭花四寸碟一對」）、磁胎畫琺瑯玉堂富貴白地

茶鍾一對（列三六〇，《活計檔》名「玉蘭花茶碗一對」）、磁胎畫琺瑯墨竹白地茶鍾一對（列三六〇之十三，《活計檔》名「水墨竹子茶碗一對」）等，即為雍正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的作品；每對皆成雙燒製，紋飾均不相同。以上所列，除特別注記之外，《活計檔》與《琺瑯陳設檔》、《點查報告》帳上名稱俱同。由於雍正皇帝對胎地、繪工、釉色等全面性的嚴格要求，加上其本身厭俗尚雅的審美觀，使得雍正磁胎畫琺瑯器皆富高雅品格，一如繪畫的藝術風格，終成有清一代磁胎琺瑯器中最具代表性的新型藝術。《活計檔》燒造資料顯示，雍正朝所有器類概以成雙成對製作；然而，成對磁胎畫琺瑯的紋飾畫樣，卻與一般成對器物不同。相同的花卉、或山水畫樣，其構成要素或許類似，但內容、佈局、畫樣、繪畫章法，相似而不同。此一特殊裝飾現象，在陶瓷工藝史上，堪稱雍正朝磁胎畫琺瑯器的創舉。



圖五 乾隆五年 磁胎畫珐瑯芝蘭祝壽黃地茶碗 一對（列五五一之1、之2/故瓷17086-1708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對茶碗據《活計檔》載為：乾隆五年八月「磁胎珐瑯黃地藍（蘭之誤）花茶圖一對，入乾清宮配匣等次磁器內」
與雍正朝畫稿不同，但器形、圖樣、詩文明顯延用雍正朝（圖六、七）樣式。

乾隆朝磁胎畫珐瑯的製作，大體延續了雍正朝（珐瑯作）制度，而雍正朝珐瑯製作的重要管理人員如郎中海望、畫珐瑯人員賀金昆、鄒文玉、譚榮、周岳、宋七格，吹釉煉珐瑯料人胡大有、鄧八格等，也都繼續擔任乾隆朝的珐瑯製作。所以，基本上乾隆五、六年以前的磁胎畫珐瑯作品，承襲關係明顯；無論胎地、畫風皆與雍正朝接近，如無款識，有些甚至難以分辨。如磁胎畫珐瑯芝蘭祝壽茶碗（圖五，雍正為圖六、七）、磁胎畫珐瑯紅葉八哥茶鍾（圖八，雍正為「磁胎畫珐瑯樹八哥白地酒鍾」圖九）、磁胎畫珐瑯山水人物茶鍾（列三九九之二三，雍正為「磁胎畫珐瑯青綠山水白地宮碗」列二三四）、磁胎畫珐瑯三友紅地三寸碟（列三九九之二一）、磁胎畫珐瑯紅山水綠地四寸碟（呂補之十一）、磁胎畫珐瑯綠竹詩意白地酒鍾（列六〇四）、磁胎畫珐瑯葵花白地酒鍾（列六〇二，雍正為「磁胎畫珐瑯蜀葵花白茶碗」列三六〇之二〇）、磁胎畫



圖六 雍正 磁胎畫琺瑯黃地芝仙祝壽茶鍾一件 (列三六〇之19/故瓷1769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雍正 磁胎畫琺瑯黃地芝仙祝壽茶鍾 一件 北京故宮藏
此件或與圖六成對，當時或存別處宮殿，《琺瑯陳設檔》登記時則僅列一件。



圖八 乾隆五年 磁胎畫琺瑯紅葉八哥茶鍾 (列五九一之1、之2/故瓷17019-1702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對茶鍾據《活計檔》載為乾隆五年作成「磁胎畫琺瑯白地八哥茶圓一對」、《琺瑯陳設檔》、《點查報告》則均列「磁胎畫琺瑯紅葉八哥白地茶鍾壹對」



圖九 底款



圖八 底款



圖九 雍正十二年 磁胎畫琺瑯樹八哥白地鍾（酒鍾）一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列三六〇之71之1、之2、/故瓷17744-17745）

乾隆早期畫琺瑯（圖八）雖與雍正朝畫稿不同，但圖樣、器形、詩文、甚至款識均明顯呈現延用雍正朝樣式。《活計檔》名為「八哥酒圓」

琺瑯白地桃柳蒜頭瓶（列五九九，雍正為「磁胎畫琺瑯杏林春燕白地大碗」列二五八）等等，無論器形、

圖樣、款識形式或詩文，多延用了雍正朝樣式；甚至於瓶制，如橄欖瓶、膽瓶（圖十）、雙管瓶，

亦採用相同形制。最重要的是，成雙成對器皿的畫樣紋飾，以不規則、不同佈局、不同章法、不統一、相似而不同的繪畫表現方式，亦完全被乾隆朝因襲下來。其他或不屬乾清宮所藏（圖十二），少數於清末流失在外的，如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所藏或乾隆六年「磁胎畫琺瑯三秋蒜頭瓶一對」（圖十二）、「磁胎畫琺瑯西洋仕女膽瓶一對」、「乾隆年製磁胎畫琺瑯白地月季花瓶一對」等，其成對畫樣的呈現方式仍然一致。即使在乾隆五年之後，磁胎畫琺瑯出現了乾隆朝的獨自風格，如最常見的錦上添花技法出現後，磁胎畫琺瑯的成對者仍舊保持相同習慣。縱使器外壁使用錦上添花技或錐花法製作，（註四）其紋飾或為相同的一對，然而器內紋飾畫樣則一如前述，仍為不統一的花樣（圖十三）。如果連器內紋飾皆同，表裡合一的成對者，以故宮所藏原乾清宮「列」字編號者，這類錦上添花及錐花器物，大多屬《活



圖十 乾隆五年 磁胎畫琺瑯禽鳥梅花瓶 壹對（列五七〇／故瓷17948-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樣、詩句完全不同的成對膽瓶，《陳設檔》、《點查報告》俱為「乾隆磁胎畫琺瑯禽鳥梅花瓶壹對」，此對膽瓶據乾隆五年十二月《活計檔》載名為「磁胎畫琺瑯家雀八哥膽瓶一對」，而圖樣確實如此。



圖十一 或乾隆六年 磁胎畫琺瑯春耕圖一對（中瓷3814-381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為原清宮熱河避暑山莊藏器，後歸屬中央博物院，故文物遷台後典藏編號為「中瓷」，與故瓷有所區分。

計檔》、《琺瑯陳設檔》、《點查報告》上記載之「磁胎洋彩」。
錦上添花技法及畫樣為乾隆朝畫琺瑯的獨特風格，此一技法似不見於雍正朝，乾隆朝磁胎洋彩錦上添花器，則見大量使用。此為唐英所引西方繪畫技法的應

用，乾隆五年以後，獨立成為乾隆朝琺瑯彩瓷的最大特色之一，也是唐英所監督的景德鎮官窯極力發展的新樣品類，亦為唐英等為乾隆朝琺瑯彩瓷所作的最大貢獻。因為乾隆六、七年以後，會大量製作圓器茶碗（圖十四）、茶

鍾、膳碗、湯碗、海棠式盃盤等，有紅、黃、藍三種地色。甚至有集各種不同工藝技巧於一器的成雙或單一的雙連瓶（圖十五）、交泰瓶及玲瓏（鏤空，圖十六、十七）轉心瓶等磁胎洋彩器。然而，它們的成對紋飾絕大多數是內外一致的，而且是兩兩相同。

綜觀雍正、乾隆二朝磁胎畫琺瑯器，從景德鎮御窯廠的燒造瓷胎，到內廷畫琺瑯施彩燒成，皆嚴格管理。而磁胎畫琺瑯以成對、不統一、不完全對稱的繪圖新樣，作為裝飾，呈現一個高雅與華貴的新藝術形態，既重胎質，又講求繪畫風格、章法佈置，使得磁胎畫琺瑯成為清代引人豔羨的宮廷藝術。

乾隆皇帝對磁胎畫琺瑯的整理與檔案資料

乾清宮位於紫禁城的核心，是皇帝起居與辦公的內廷重地，這裡也是乾隆皇帝整理他龐大收藏的所在，舉凡文物的品評選



圖十二 或乾隆六年 磁胎畫琺瑯三秋蒜頭瓶一對
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藏 (典藏號：PDF819、820)
由底部可看出成對紋飾畫樣略有不同

定、訂立品名、器物分級、作匣刻字、或收聚各類重要收藏品等皆於此處進行。

《活計檔》資料顯示，造辦處於乾隆三年二月奉命設〈乾清宮〉及〈入乾清宮配匣瓷器〉項，專門處理奉旨承辦皇帝交辦

事項，隨後又在〈乾清宮〉項下增設「乾清宮頭等」、「乾清宮次等」(以上二項為玉器、文房、珍玩等)、「乾清宮頭等手卷」、「乾清宮頭等冊頁」、「乾清宮頭等磁器」、「乾清宮次等磁器」、「乾清宮三等磁器」、

「乾清宮次等格」(圖章)、「乾清宮次等古玩」、「乾清宮康熙款琺瑯器皿」、「乾清宮雍正款琺瑯器皿」、「乾清宮琺瑯器皿」、「乾清宮磁胎琺瑯器皿」、「乾清宮配匣琺瑯器皿」等十多項文物等級分類項目。從這些項目中得知，乾隆三年初始，乾隆皇帝已開始有系統地進行整理宮中各類收藏以及時作器物。乾清宮所藏康熙、雍正朝各種胎地畫琺瑯器，亦於同年九月陸續配匣入藏保管。(圖 2 入藏之前先於〈入乾清宮配匣瓷器〉活計項目下配匣，並在匣蓋上刻字填色。不久，此一項目隨即併入〈乾清宮〉項下所屬，不再單獨成立。

按清宮陳設、典藏或製作器物，大多成對；即使大量製作者，亦復如此，乾隆皇帝尤其重視。乾隆三年二月曾一面整理乾清宮藏品，一面命「將現有瓷器配合匣子大小盛裝，匣內所配盛之瓷器將各名色、等次、年號，並有瑕有豐俱各寫一簽字，貼在匣蓋上。」「將成對磁器交重華



圖十三 乾隆六年 磁胎畫瑯瑯松綠外釉詩意三寸碟一對（呂補十一／故瓷17105-17106）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對三寸碟據《活計檔》載應為乾隆六年十一月配匣的「磁胎畫瑯瑯松綠外釉詩意三寸（口徑約10.8公分）碟一對」，碟外綠地錐花紋飾、碟內紅山水，畫樣不統一。



圖十四 乾隆六年 磁胎洋彩錦上添花紅地茶碗一對（帶匣東十六號）
 （列五七五之1、2/故瓷17565-1756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對茶碗據《活計檔》載為乾隆六年十二月「洋彩紅地錦上添花茶碗三十六件配匣入乾清宮磁胎珐瑯器皿內」中之一對。「洋彩」畫樣兩兩相同。

宮，不成對之磁器交圓明園開其里，應陳設之處陳設。」選件入匣的，多是成對者；「不成對之零件或單一件，俟配裝完時，另行呈覽。」只要是配匣盛裝的，大多挑揀成對。另外多次傳旨燒造瓷器的記錄亦屢見「俱要成對」及「成對」列冊的指令，如乾隆七年十二月「太監高玉交爵盤木樣一件，傳旨著交唐英照樣將黃地、天青地、紅地錦上添花，並青花白地爵盤每樣各燒造些，俱要成對。欽此。」由此可見，「成對」規格，原本就是宮廷作器的基本要求，因此，雖然磁胎畫珐瑯燒造費時，又不易完成，但仍以成對燒造為主要需求。

乾清宮端凝殿是珐瑯彩器的重要保管庫，位於乾清宮左前方，上書房、日精門與自鳴鐘處之後。（圖十八）乾清宮與端凝殿左右屋庫房是陳設與收藏清宮最重要工藝美術品的宮殿。端凝殿左右屋為附屬端凝殿的庫房，清代康、雍、乾三朝重要的時作器，如各種胎地畫珐瑯器、端



圖十五 乾隆六年 磁胎洋彩紅翠地錦上添花雙安天盤口雙圓瓶 一對
現典藏名：琺瑯彩開光花鳥雙連扁壺（呂四二一／故瓷17171-1717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對瓶據《活計檔》載應為乾隆六年十二月「洋彩紅翠地錦上添花雙安天盤口雙圓瓶二件，配匣入乾清宮琺瑯器皿內」，依紋飾為錦上添花、且畫樣完全相同，以清宮訂名標準，應為「磁胎洋彩」，而非「磁胎畫琺瑯」。

硯、松花石硯、痕都斯坦玉器
等，大多貯存於此，並存有「乾
清宮庫收入古上等陳設」、「坤
寧宮東暖閣陳設」、「坤寧宮東
暖閣現設並秘殿珠林」檔案、
「乾清宮東西暖閣檔案」、「坤寧
宮陳設檔案」、「仿古時做上次等
陳設檔案」、「乾清宮東西暖閣檔
案」、「坤寧宮東暖閣檔案」、「仿
古時做上次等玉器陳設檔案」等
多種陳設檔案^{（註五）}。

清宮琺瑯彩器由於受到乾隆
皇帝的特別重視，將之全部配匣
入藏，每隔一段時間就清點一
次，因此留下了道光、光緒等多
冊陳設檔案。而康、雍、乾三朝
的各種胎地琺瑯彩，經過乾隆皇
帝的特別經營，系統整理，加上
清宮檔案的如實記載，均為今日
探究琺瑯彩問題的依據。由此可
見，乾隆皇帝對清宮藏品整理之
功，要不可沒。

院藏磁胎畫琺瑯的整理及優勢

原保存於「端凝殿左右屋」



圖十八 端凝殿位置圖（箭頭指標處）清康熙乾三朝重要時作器，如各種胎地畫珐瑯器、松花石硯、痕都斯坦玉器等多貯存於此。
另左邊箭頭指標處為清宮內務府造辦處。珐瑯作、金玉作、銅作等宮廷作坊均設於此。

的各種胎地畫珐瑯器，現今幾乎全數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筆者以業務職掌，曾將此約六百餘件的磁胎畫珐瑯、洋彩器，與《活計檔》檔案文獻進行分析比較，進而核對出它們的大約製作年限與彼此之間的異同。（註六）其間，文獻資料的查核，甚為繁瑣，尤其《活計檔》檔案上文物名稱，往往被省略或採俗稱，若對器物不甚熟悉，亦難觸及彼此關係。如前述雍正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成作，《活計檔》名稱「玉蘭花四寸碟一對」、「玉蘭花茶碗一對」，製作檔案只錄寫玉蘭花，未寫牡丹花，一般實難判斷其就是「玉堂富貴白地四寸碟」、「玉堂富貴白地茶鍾」圖樣。而「水墨竹子茶碗一對」，又如何理解其竟為「磁胎畫珐瑯墨竹白地茶鍾」。另乾隆五年成作的「磁胎畫珐瑯家雀八哥膽瓶一對」（圖十），如僅參考實物一面圖像，不是面面細審，又怎能知其即《法瑯陳設檔》及《點查報告》上的「磁胎畫珐瑯禽鳥梅

花膽瓶一對」。凡此種種，皆須熟悉以上三種檔案，並熟識實物或圖像，方可一一比對得出。

筆者透過《活計檔》、《琺瑯陳設檔》、《點查報告》的檔案資料核對，亦整理出少數收藏於其他宮殿的磁胎畫琺瑯彩器，因無原始木匣或陳設檔冊上正式品名參考，結果名稱無法統一，製作年限亦無法從《活計檔》內中確實比對。由此亦可看出，除了乾清宮、端凝殿左右屋庫房、養心殿、重華宮等重要宮殿的收藏帶有刻銘木匣或錦匣外，其他宮殿所藏幾乎不見配置木匣或訂名。有些或因陳設在外，無法見及匣蓋上所刻品名（部分養心殿藏品即是），因此名稱已非原來清宮所訂。有些器物甚至是由點查委員依其專業自訂品名，所以宮中琺瑯彩藏品中才會出現同一類型器物，兩種訂名的現象。例如故宮所藏原乾清宮「列六七二」的「磁胎畫琺瑯人物四寸碟一對」，與其技法、紋飾相近屬養心殿藏器的「呂補二四」（「呂



圖十六 乾隆七年 磁胎洋彩玲瓏玉壺春式套瓶 一對（列三九一、列三九八／故瓷10958、1095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對鏤空套瓶《活計檔》名稱為「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冬青玲瓏夾宣花瓶」。瓶頸為紅地錦上添花，鏤空為冬青描金夔鳳紋，內套瓶為青花花卉紋，乾隆舊仿宣德青花，故曰「夾宣」。另北京故宮亦藏有相同形制的「洋彩藍地錦上添花冬青玲瓏夾宣花瓶」亦為乾隆七年所製。

為原藏於養心殿的文物典藏編號) 則被訂名為「清乾隆款琺瑯彩堆藍立粉開光春閨課子碟貳件」。清宮「茶庫」(類似今日茶水間, 專供帝后日常飲饌, 內藏清宮各類用茶及飲食器等。原始典藏編號為「致」)「致一八八」的酒鍾, 其全名應為「雍正磁胎畫琺瑯黃地荷花酒鍾一對」, 然點查帳上卻為「雍正款白裡黃地荷花磁酒盃一對」, 未列「磁胎畫琺瑯」之名。另「列三九一、三九八」二件「磁胎洋彩玲瓏玉壺春式套瓶」(圖十七), 因均帶清宮舊配匣, 故《點查報告》上兩件名稱相同, 並與道光十五年《琺瑯陳設檔》上所載名稱亦相符合。然而, 另一件形制、紋飾完全相同的「呂四四二」, 或因無舊匣作為依據, 或其他原因, 則被命名為「清乾隆窯粉彩紫地錦上添花粉青鏤空蟠螭套瓶」(圖十七)。同類器物, 一名洋彩, 一名粉彩, 可見如無原始檔案參考, 經後人傳述轉寫, 即便養心殿上器物, 亦見名稱不統一現象。

另根據實物與檔案比對, 成對紋飾不統一者, 亦有少數例外。例如《琺瑯陳設檔》、《點查報告》中「列四一一」品名皆為「磁胎畫琺瑯白地山水水瓶一對」, 然而比對實物(圖十九)山水繪景、款式章法均為統一畫樣, 若依前述規範, 或應屬「磁胎洋彩」器, 但山水瓶繪畫呈現卻為傳統院畫風格, 清宮將其歸類「磁胎畫琺瑯」不屬「磁胎洋彩」,^(註七) 亦可理解。另《琺瑯



圖十七 乾隆七年 瓷胎洋彩玲瓏玉壺春套瓶 (呂四四二/故瓷17872)
原典藏品名及現名均為: 粉彩紫地錦上添花粉青鏤空蟠螭套瓶。相同器物, 依其有無配置清宮舊匣, 出現不同品名。

陳設檔》、《點查報告》端凝殿左右屋編號為「列四九四」皆載「雍正年製 磁胎洋彩紅地團花山水膳碗一對」, 經筆者查核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列四九四」(故瓷八五八八〇九)的原件, 應為「乾隆款洋彩紅地團花山水膳碗一對」, 可見《琺瑯陳設檔》、《點查報告》或皆依據東七號木匣上所記錯誤款識, 俱寫成「雍正年製」, 然實物確為「乾隆年製」,



圖十九 乾隆六年 磁胎畫琺瑯白地山水瓶 一對（列四一一之1、之2/故瓷14016-1401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成對磁胎畫琺瑯，其紋飾雖多為不統一畫樣，然仍有少數例外者，此對山水瓶的圖樣則為相同的一對，款識為青花六字款。

這種錯誤，在檔案登記時，如無核對實物，難免偶出瑕誤。

以上名稱不一的現象，以及實物與檔案的核對，均須通過實際器物的掌握，識別身份，恢復原品名後，方能一一核對其歸屬品類，進而作更深入的探討。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宮廷琺瑯彩盜經多次清點，並列帳於乾清宮所藏《琺瑯各種胎陳設檔案》、《道光十五年七月初七日立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案》、《光緒元年十一月初七日立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案》、《光緒貳年參月金、銀、銅、宜興、瓷胎、玻璃、琺瑯檔案》、《光緒貳拾捌年貳月初貳日明殿現設金、銀、銅、宜興、磁、玻璃、琺瑯陳設檔案》等多冊檔案中。其中，僅有《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案》檔冊內康、雍、乾三朝的宜興胎、磁胎、玻璃胎畫琺瑯部分，曾於一九八二年經朱家潛先生發表，^[註八]但同列於陳設檔案中金、銅胎畫琺瑯、以



圖二〇 雍正年製 磁胎畫琺瑯白地梅花紅地鍾一對（原始編號列四六五） 北京故宮藏

及乾隆款磁胎洋彩器則未錄入。筆者於二〇〇一年九月及二〇〇五年十月，曾二次實際查閱了道光十五年、光緒元年本及其它版本。第一次僅核對了磁胎畫琺瑯器名，無法抄錄所有品名項目；第二次則加入乾隆朝磁胎洋彩器並與《點查報告》一起核對，核對出所有記載於檔案內的各種胎地琺瑯器及洋彩文物器名，實與故宮原始帳冊《點查報告》，以及今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原始典藏名稱及件數，幾無差異，只是今日器名有些經過變動而已。此亦造成無法解決清末以來，一直存在「琺瑯彩、洋彩」品類混淆不清的問題，這也是筆者下次想談論的課題。

本院所藏磁胎畫琺瑯器，由乾隆朝至今，流傳有緒，幾近完整，除了雍正朝一對「磁胎畫琺瑯白地梅花紅地鍾」，（圖二〇）於民國十四年三月「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完畢後，或因破損未隨文物南遷來臺外，其餘端凝殿所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磁

胎珮瑯彩則全數收藏於故宮。而這對原始典藏編號為「列四六五」號的「雍正年製磁胎畫珮瑯白地梅花紅地鍾」因未隨故宮文物南

遷，故本院藏瓷亦缺此一編號。這對破損的雍正珮瑯彩瓷，現仍留置北京故宮博物院，不久前才經發表面世。^{註九}

畫珮瑯彩由乾隆至今，歷經戰火，間關萬里，艱辛播遷，但現仍一如往昔，珍貴地保存於故宮。

註釋

一·一般簡稱「活計檔」是宮廷中御用作坊的工作記錄。清代內務府所屬造辦處，記載日常承領各項活計的清檔，起於雍正元年，迄於宣統三年。主要內容是宮

宮藏有一套，中央研究院亦有一套（似不完整），北京故宮於二〇〇四年景印出版。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二〇〇四年十月。

廷傳旨交辦各作如：珮瑯作、金玉作、匣裱、江西、燈作等製作承修物品等事項，並詳細記述日期、交辦人職銜、姓名、傳旨內容、以及所做物品，後由誰領走或進呈等等。雖平淡無奇，但通過它，可以反映出帝王的嗜好、品味、以及諸多皇帝親自參與設計宮廷器物的製作過程，以及器物的製作年限。

·本文器物品名均採清宮舊訂名稱，也就是《陳設檔》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上的名稱，此二冊檔案所載名稱基本相同。另外本文品名前所附製作編年，則依筆者所梳理《活計檔》中入藏乾隆宮或作匣時間為下限，然而實際成做時間，應為下限之前。

二·《陳設檔》為清廷登錄紫禁城及其他如圓明園或避暑山莊等各處宮殿所陳列或收藏的明細帳冊，類似財產帳冊，封面均記載年號及所屬宮殿，以及材質、種類、數量等。

四·在如織錦式的底地上，添飾花紋，稱之為「錦上添花」，此技法似始見於乾隆朝。一般而言，乾隆朝的織錦地，技法複雜、繁縟，有錐刻錦紋及描畫錦紋二種，一為凹地，一為凸地，而在這密佈錦紋地上，再添紋飾，故名。

三·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末代皇帝溥儀搬離紫禁城後，民國政府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清宮文物，由十三年至十九年三月，點查方式以宮殿為單位，依點查單位的先後，以「千字文」的一字為代碼，最早清點的乾清宮以「天」字為代碼，養心殿為「呂」、端凝殿左右屋為「列」。全部清點工作完成後，作成《點查故宮物品報告》，國立故宮博物院至今典藏編號仍沿承清室善後委員會當時所編《點查報告》中的編號為文物之原始典藏編號。帳冊原件北京故

五·前引書，《點查故宮物品報告》，載儲存於端凝殿左右屋，點查編號為「列」五三三至五四三，共有十一號檔案提存事物所之注記，這些檔案當時似提交事務所作核帳用，後似無歸檔，因此，並無隨文物來台，現則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檔案館。由《點查報告》得知幾乎所有清宮的宮、殿、齋、室、堂等所陳設的物品，於清前期開始即立有各宮殿陳設檔案，全數至少在百冊以上。

六·廖寶秀，〈從檔案品名看乾隆磁胎珮瑯彩的問題〉，《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古

陶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簡編》初稿。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二日。頁一五九～一七五。

七·唐英《陶冶圖編次》十七《圓琢洋彩》中說明：「圓琢白器，五采繪畫，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這裡唐英已指出洋彩與珮瑯彩皆屬珮瑯顏料，只是繪畫技法，洋彩摹仿西洋，畫珮瑯則多以傳統中國畫法為主。可見得為了有別於宮中造辦處所燒造的磁胎畫珮瑯器，故另起新名詞「磁胎洋彩」，磁胎洋彩的器胎以至珮瑯彩繪製、燒成，均在景德鎮御窯廠完成。但仍有少部分於宮廷造辦處完成者。

八·朱家潛，〈清代畫珮瑯器製造考〉，《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〇年第三期，頁六七～七六、九六。

九·王健華《十八孤品》，《紫禁城》一三四，二〇〇六年一月，第一期。文中提及筆者告知此對磁胎畫珮瑯白梅花紅地鍾，在一九二五年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已註明此珮瑯彩小碗破碎之事，實誤。筆者告知此對小碗記載於《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為端凝殿左右屋庫藏器，原始編號為「列四六五」，但國立故宮博物院原始帳冊並無登錄，此或因文物搬遷時已受損壞，故未能一起南遷，或才留置北京故宮。